

遙遠的想像

中三 A 李辰翰

光線切穿冷冬早晨的天色，在霧中形成朦朧的彩度。雙溪的霧一直是我鍾愛的景色，以往都陰陰地罩上天空，不過今日陽光很好，校園像洗過般流露出來，清晰的天候裡霧氣緩緩流動，逕自盤旋，彷彿有所告訴，卻只能靜靜等待。等待是我所擅長的，此刻的我襟坐於大廳，一如往常匯入這裡近百位的學生之中，等待，並且熱烈地想像，想像即將到來的作家，回憶他們的作品，揣想他們擁有我崇尚的人生；想像這小小的山城將因四位作家所帶來不同的浪漫而重新感染，霧變得更濃或者開始透明，如幽靈般存在使之成為最顯微的秘密。而我正端坐在祭壇，等待某種神諭，指引我初初萌芽成為作家的夢想。

然後，前輩作家的確如幽靈般悄悄滑入會議廳。我感到失望，我期待的盈滿神秘氣質的人並不存在，抵達的前輩作家緩步走向講台，經過身旁時我驚訝於外表的平凡，我看見時間在他們臉上鏤刻，我以為的作家是擁有特權、免於時間與世俗侵害的異議者，一種精神上的安娜琪，而他們，相較於我，我更擁有無以為懼的青春……

雖然作家的外表摧毀我的想像，然而在相似演講的課程中，我重新建構了彼此的關係：我與前輩、與他們的作品、以及與世界和人生的想像都在此刻接受全新的視野，在生命的詮釋下我的青春顯得如此輕盈，甚至微不足道。彷彿我端坐祭壇等待指引，老祭師們將生命的種種發生提前洩漏，數十載的光陰流入紙本據以傳遞；而古老的智慧之語便是現在，前輩們教給我以更敏銳的眼光參與生活、微觀世界，我成為自己最忠實的史官，追索過去展現未來。

在越漸促狹的日子裡，我小小的夢想開始顯得具體，過程還算幸運，現在想起來，在寫作的交往上似乎遭遇過許多，許多人許多事成為我漫長旅途中休憩的旅店，以及通往不同房間的鑰匙。而今我正轉動手裡一把古老的鑰匙，門後是我長遠想像的場景，會議廳前方的誰，此刻正坐擁時間的搖籃待我將門把旋開。時間撫育前輩，前輩們亦以自身完成它龐大的命題；時間善於藏匿，於是前輩作家用身軀作為地圖，將它清楚標籤記錄，生命在此顯得安穩、平靜。

關於生命，前輩們在短暫的課程裡引領我們進入並加以旁觀，詮釋自我生命中種種符碼與諸多微妙的組成。我終於發現文學的意義在於參與和實踐，敏銳的觀察使我們有所察覺，生命的組成只有自己能得知，而我們卻往往無法加以意識。我開始明白作家便是勇於展示生命的組成，創造自我的人生觀，在每篇作品留下獨特而敏感的破綻，那裡面存在某種騷動或者和諧，以此觸動更多人的生

命，以此開始與世界接軌。

時間似乎將能量都從我的身體上帶走了。走出會議廳，陽光暖暖、冬天的風，手上一本詩集有幽靈穿過。我更加注意校園的景色，步行在臨溪路上，感覺雙溪與山的協調，但同時清楚意識到某種過份的撕裂。運動的人、警衛、突出的車輛或者校犬，甚至是與我並肩的學生都在畫面中找到合適的位置，成為不可或缺的部份；安靜地反省生命與文學的意義，雙溪如布幔般皺摺，像一場垂幕未開的音樂會，未來依然美好，舊日堆疊的極快，此刻我的想像僅僅隱含著水光，作為灌溉我最小最好的夢想。